

保罗·奥斯特 | 著

于是 | 译

如今，当我回过头去看那段时日，看到的是自己的碎片。无数战役在同时打响，我好像被抛散于辽阔的战场。

穷途，墨路

HAND TO MOUTH
PAUL AUSTER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014032337

1712.55
201

保罗·奥斯特 | 著

于是 | 译

穷途，墨路

HAND TO MOUTH
PAUL AUSTER



北航

C1720487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1712.55

201

7883304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穷途,墨路/[美]奥斯特著;于是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339-3859-8

I. ①穷… II. ①奥… ②于… III. ①回忆录-美国-现代 IV. ①I712.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0103 号

原书名: Hand to Mouth

作者: Paul Auster

Copyright © 1997 by Paul Aust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rol Mann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3-233 号

穷途,墨路

作者: [美国]保罗·奥斯特

译者: 于是

责任编辑: 童炜炜

特约策划: 彭伦

装帧设计: 董红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出版日期: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字数: 73 千字

印张: 4.25

插页: 4

书号: ISBN 978-7-5339-3859-8

定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那时一谈婚嫁必利，事所限于合意不也新特，突事个最受挫折
虽利因近交事非利，横直前辛取而才能杀五金特于辈一，皆
果如前此表者，（时交现天以真面英，个五壁雷吉那）以家因特众
于至不商业采雷安要思为交果成，益种前理虽未讲五天强永群
故，单想叶好叶，什深因阻想干去，因表不竟取心特利，遇利
而点一及理，言极天身，丁备前胆心前位京特前英，翻前表些
妻前入夜理，未需前理前和得公什好叶，至辛其理显真此，言
要理早理心叶好理去，会几个一爱理只好，非理不平最前理

三十岁上下的那几年，我碰到的每件事都以失败告终，那段日子我熬得很苦。婚姻以离婚告终，写作一败涂地，钱方面也是捉襟见肘。我可不是在说偶尔的亏空或是勒紧腰带撑一阵子就行，我说的是持续的穷困潦倒，缺钱缺到无以为继，让人胸闷气短，这毒害了我的灵魂，令我在无穷无尽的惊惶中难以自拔。

谁也怨不得，只能怪我自己。我和钱财始终貌合神离，这份感情莫测难辨，充满了彼此抗衡的引力，我拒绝保持斩钉截铁的立场，现在的我愿赌服输，甘愿为此埋单。一直以来，我唯一的壮志就是写作。十六七岁时我就知道这一点，但从未蛊惑自己去想：我可能以此为生。当作家，并不是什么“职业选择”，和当医生或警察不是一码事。你没法选择，甚至也没法被选择，一旦

你接受这个事实，就再也不适合干别的事，你必须做好一切准备，一辈子都得走这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除非事实证明你是众神的宠儿（谁若指望这个，我谨致以无限哀悼），你劳作的成果将永远无法带来足够的收益，如果实在想要安居乐业或不至于饿死，你就必须放下身段，去干些别的活计，挣钱付账单。这些我都懂，我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了，毫无怨言。就这一点而言，我真是极其幸运。我没什么特殊的物质需求，当穷人的凄惨前景吓不倒我。我只想要一个机会，去做我打心眼里想要做的事。

大多数作家都过着双重生活。他们靠正式工作赚大钱，再尽可能挤出时间写作：大清早，深更半夜，周末和假期。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和路易·斐迪南·塞利纳是医生。华莱士·斯蒂文森在保险公司打工。T. S. 艾略特曾在银行工作，后来去做出版。在我认识的人里头，法国诗人雅克·杜蓬是巴黎一家画廊的经理。美国诗人威廉·布洛克在纽约州北部经营煤炭和木材方面的家族产业已有四十多年。唐·德里罗、彼得·凯里、萨尔曼·拉什迪和艾尔莫·莱昂纳德都在广告界干了很久。还有些作家常年执教鞭。当今时代，那或许是最普遍的解决方案，每家著名大学、无名学院都开设所谓创意写作课程，众多小说家和诗人终年不断地抢占山头，连抓带爬地挤上这条路。谁又能

怪他们呢？薪水高不到哪里去，但这份工毕竟稳定，上班時間も很理想。

我的问题在于我丝毫没兴趣过双重生活。倒不是说我不愿意工作，可我一想到朝九晚五天天掐着表打卡度日，我就不寒而栗，全然失却热情。我才二十岁出头，就此安顿下来未免太早、太年轻，别的事情都不是我想要或需要的，忙于那些打算无异于只为挣钱而浪费时间。等财务问题冒出来，我就企图蒙混过关。那时候，过日子还很便宜，何况除了自己，不必为任何人负责，我估摸着，一年收入三千美元左右也能勉强糊口了。

我在研究生院里待了一年，只是因为哥伦比亚大学给了我一个奖学金，学费全免，还给两千元的生活津贴——事实上，那就是付我钱让我读书。即便坐享如此理想的条件，我还是很快认识到自己不想身陷其中。我上够学了，一想到还要当五六年的学生我就备受打击，那简直比死还要命。我不想再谈论书了，我想写书。仅就原则而言，我觉得一个作家不该隐世躲在大学校园里，有太多想法类似的人绕在身边，也不该过得太舒坦。风险藏匿于自满自足里，一旦降临于作家头上就无异于迷失。

我不想为自己的选择辩护。要说这选择不切实际，个中真相则是我不想变得实际。我想要的是崭新的历练。我想走出去，走进世界，检验自我，从学校里挪身而出，尽我可能地探索真

实世界。我坚信，只需留神去注意，遭遇任何事情都将对我有用，一定能学到此前未曾了解的事物。听来有点老派吧？或许这种事就该老派。年轻作家挥别亲朋好友，为了探索天赋所在而向未知的远方出发。不管这法子是好还是坏，我怀疑，也没有别的途径更适合我了。我有旺盛的精力，灵感满溢的脑瓜，还有不出走就发痒的双脚。世界既然如此广大，我最不想要的莫过于万事求稳。

对我来说，描绘这些事、并记起当时的所感所想并不难。只有当我质问自己为何这么干、为什么有如此感想时，难题才会出现。同班的诗人、作家都在为各自的未来做切合实际的规划。我们都不是有钱人家的小孩，不能依赖父母的施舍，一毕业就得自力更生。我们面临同样的境遇，同样清楚现实问题，可他们走了阳关道，我上了独木桥。关于这一点，我仍然解释不清。为什么我的朋友们能慎重处世，而我却如此孟浪，根本不计后果？

我出身于中产家庭。童年过得很舒坦，什么也不缺，这世上大多数人所受的折磨困苦我一概全无。我从没挨过饿，从没受寒挨冻，从不觉得有失去拥有之物的危机。可想而知，我不缺安全感。小康之家虽有好运，钱却始终是谈话的主题，乃至要担忧

的问题。我的父母都经历过大萧条时代，谁都不曾从那段艰难历史中彻底解脱。吃不饱的体验烙印在每个人心中，而每个人忍受苦楚的办法也大相径庭。

我父亲吝啬，我母亲铺张。她花钱；他不花。贫穷的记忆仍然攥紧他的灵魂，境遇环境早已改变，他却不让自己去相信。而我母亲呢，刚好相反，在形势大好的新生活里深感喜悦。她享受消费主义的种种仪式，和她之前之后的无数美国人一样，将购物培养成一种自我表现的方法、乃至时常将之抬高为一种艺术形式。走进一家商店就像置身炼金术现场，将附有魔法、会变形的财富灌满收银机大熔炉。难以言喻的欲望、无形无体的需要，以及所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渴望统统穿过钱匣子，再冒出来时就成了可触可嗅的真家伙，你尽可以捧在怀里，攥在手里。我母亲从不厌倦反复演绎这种奇迹，其结果无非是攒下一摞账单，再变成我父母论战的争端。她觉得我们家买得起；他觉得买不起。两种风格，两种世界观，两种道德哲学没完没了地攻击对方，最后直接捣毁他俩的婚姻基石。钱先导致断层，再力压他物成为唯一的震源，令他俩绕着这个字争论不休。悲剧在于他俩都是好人，都有全神贯注、诚实可嘉、辛勤工作等优点，并且，撇开凶狠对峙的战场不谈，他俩相处还不错。我这辈子都不会明白，这样一个相对来说并不重要的问题怎会导致他俩之间如此难解难分

的矛盾。不过，当然了，钱从来都不只是钱的问题。钱总意味着别的事儿，总意味着更多问题，最后也总是钱说了算。

小时候，我夹在他俩的意识形态论战当中。我母亲会带我去买衣服，她的热情和慷慨像旋风般裹挟着我，给我买这买那，一次又一次，我眼看着自己被她说服，好像真的需要那么多——总是超出我的期望值，总比我以为的需要多很多。想要负隅顽抗几乎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不去享受售货员对她俯首帖耳、迫不及待听命于她的姿态，不可能不跟着她亦步亦趋。我的快乐总是混杂着大剂量的焦虑，毕竟，我确信父亲接到账单时会说什么。事实上，他总是那么说。不可避免的爆发终会来临，解决方案也不可避免——我父亲会宣布：下一次我需要什么东西时，得由他带我去购物。然后就会到换季时节，给我买一件冬装或是一双新鞋。哪天晚餐后，我父亲就会开车载我去新泽西高速路旁的、笼罩在夜色中的某处打折店。我记得那些霓虹灯的光芒，炉渣砖垒的墙，还有无数廉价男装货架，好像永远走不到尽头。就像电台广告歌唱的那样：“罗伯特大店本季促销，好礼自然讲公道！实惠生活超低价！嘞！嘞！嘞！实惠生活超低价！”结果，这首广告歌俨然像《效忠美国誓言》或《主祷文》那样成了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

事实上，我喜欢跟着父亲淘便宜货，就像喜欢跟着母亲无节

制地狂购一样。我将忠心一分为二献给父母二人，在谁的麾下称臣都没问题。母亲的方式更诱人，或许吧，至少就其激发的乐趣和兴奋而言，但父亲的固执也有攫住我心的魅力，能在他信仰的内核感受到辛苦得来的经验和知识，坚定而正直的目标性令他与众不同，哪怕顶着全世界人都看扁他的风险，他也不会改变初衷。我觉得这很可敬，恰如我崇拜美丽的母亲用无限魅力令世界眼花缭乱，我也崇拜父亲竭力抵制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看他行事处世可能会让人抓狂——他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但也会深受裨益，待时光荏苒，我发觉自己不知不觉间曾颇为关注他给我的那些教训。

还是小男孩时，我绝对是自力更生的典范。一看到雪，我就会抓着铁铲跑出门，挨家挨户摁响门铃，问邻居要不要雇我清扫车道和门前步行道。到了树叶飘零的十月，抓在我手里的就会是耙子，摁响的门铃还是那些人家的，问的是要不要打扫草坪。别的时节，地面上没啥东西可清扫了，我也会动脑筋发掘些“另类行当”：清理车库，扫清地下室，修剪篱笆墙——不管有什么活儿需要干，找我准没错。夏天，我在自家房前的人行道上卖柠檬水，十分钱一杯。我还把厨房餐具柜里的空瓶空罐攒起来，装进我的红色小推车，搬到废品店里换现金。小瓶子两分钱；大瓶子五分钱。大部分挣来的钱都被我拿去买棒球明星卡、体育杂志

和漫画书，但凡还有剩余的分分角角，我定会勤勉地投入储蓄罐——其造型就是个缩小版的收银机。有其父母必有其子，我也从未质疑从他们的世界照搬而来的生活准则。钱会说话的，等到你学会倾听它、按照它的结论办，你就会用生活的语言说话了。

记得有一次，我得到一枚五十分硬币——这种面值的硬币在当时就跟现在一样稀罕——我记不清是如何得到它的，反正不管是别人给的，还是我自己挣的，我很清楚这笔巨款意味着多少财富，对我而言有何等意义。那年头，五十分可以买到十包棒球卡、五本漫画书、十条糖果棒、五十块硬糖；要是你喜欢，还能在这些选项中随意搭配组合。我把这半块钱揣在后袋里，神气活现地向商店挺进，兴奋地算来算去，算计怎样花这笔小财富。可是，这枚硬币在路上的什么地方消失了，究竟怎么发生的，我至今仍迷惑不解。我把手探入后袋，检查它还在不在——我当然知道它在，只是确认一下而已——可硬币不见了。口袋上有洞吗？还是最后一次摸的时候无意中把它带出了裤袋？我不知道。我仍然记得六七岁的自己可怜巴巴的样子。小心再小心，还紧张兮兮地加强预防，结果还是把钱丢了。我怎么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呢？既然没有合理解释，我就认定，这是上帝惩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确信是万能的主伸到我的口袋里，亲手

掏走了那枚硬币。

渐渐的，我开始不喜欢搭理父母。倒不是说我对他们的爱减少了，但他们所属的世界不能再吸引我驻足。十岁，十一岁，十二岁，我已经变成那个世界里的移民、在自家流放的人。这种变化大部分归因于青春期——简而言之，我长大了，开始为自己着想——但也不尽然。同时还有别的力量作用于我，每一种力量都将我推向日后我要走的路。不得不目睹亲生父母分崩离析的婚姻，困苦于不得不陷在偏远小镇，五十年代的美国经济——总而言之，你突然会发现有了了一桩反对功利主义的强有力的个案，控告信奉金钱至上的保守观点。我的父母很看重金钱，而金钱又将他们引向何方？他们苦苦挣扎，投入如许信仰，可每当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又会冒出来取而代之。美国的资本主义创建了人类历史上最繁荣的光辉时刻，生产了无以计数的汽车、冷冻蔬菜、神奇香波，总统还是艾森豪威尔，但整个国家卷入了声势浩大的电视广告狂潮，永不间断的高谈阔论在敦促你要买得更多、用得更多、花得更多，绕着金钱树跳舞吧，直到你再使劲也跟不上别人的速度，便彻底癫狂，直至暴死。

没用多久，我就发现自己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十岁

时，我在新泽西州欧文顿的糖果店里偶然发现一期《疯狂》杂志，我记得自己边读边感到强烈的、近乎茫然的喜悦。那些文章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有同类，那些人已经打开了我企图靠自己去开启的门。消防水枪正在转向美国南方的黑人，苏联人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而我刚刚开始关注这一切。不，你不需要将他们企图卖给你的教条吞下去。你可以抵制他们，取笑他们，看透虚张声势的骗局，不买他们的账。有益身心、乏味而纯正的美国生活不过是赝品，不过是虚情假意的广告噱头。一旦你开始研究这些事实，泛浮于表面的矛盾、猖獗蔓延的伪善便会昭然若揭，突然之间，以全新视角看待事物就会变得可能。我们从小就接受教育，“人人须有自由和公正”，但事实是，自由和公正常常相互起冲突。追求金钱和公正没有任何干系；其动力只是“人人都自私”的社会准则。就像在证明市场竞争中的非人道主旨，他们都从动物王国中选取隐喻：狗咬狗，熊市，牛市，老鼠赛跑^①，适者生存。金钱将世界分为成功者和失败者，将人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对赢家来说，这是最佳的分配方式，但那些失败者怎么办？基于我能找到的证据，我断定他们将被抛掷一边，被彻底忘记。那当然太糟了，但那些都是崩溃者。如果你建造的世

① 比喻激烈竞争。

界原始得要让达尔文做你的哲学领袖、让伊索当你的首席诗人，那你还能指望什么？有片丛林在外面，不是吗？只需看一眼大摇大摆走在华尔街路中央的德雷福斯雄狮你就明白了。难道给你的暗示还不够明白吗？要么吃，要么被吃。那就是丛林法则，我的朋友，如果你没有那种胃口，那就赶紧逃，趁你还跑得动。

尚未进入丛林，我已抽身而出。刚到十几岁，我已得出结论：没了我，生意场照样运转。那时的我，想必是最糟糕、最不听话、也最让人搞不懂的。新发现的理想主义炙热了我的头脑，所追求的清心寡欲的境界也令我变成少年苦行僧。我拒绝进入一心谋财的外部世界，而我父母带回家的每一样招摇摆阔的东西都遭到了我的轻蔑和不屑。生活是不公平的。我总算发现了这一点，又因为是我自己发现的，其神谕般的力量便震撼了我。几个月又几个月过去了，我又发现，要将我的好运和他人的霉运调和一致只会越来越难。优渥的生活条件源源不断地降临我身，而我何德何能？我父亲供得起——这才是关键，他和我母亲为钱的事争战不休只是旁枝末节，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有钱可以争来争去。每一次我坐进私家车都感到局促不安，那么明亮、崭新，而且昂贵，那么明白无误地邀请全世界来赞赏我们是多么富有。我所有的良知和同情都给了那些被社会准则打压的、逐出家

园的落魄失败者，而这样一辆车只能让羞耻充溢我心——不只为我自己羞愧，也因为，我生存在允许如此悲惨不公发生的世界里。

第一份工不能算正式工作。父母仍在供我，我没有养活自己或分担家庭开支的义务，因而没压力可言。可一旦没压力，也就没有危如累卵的紧迫感。我很乐于自己挣钱自己攒，但从没把钱花在油盐酱醋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上，我从来不用担心餐桌上有没有面包、房租是不是迟交了。这种问题到后来会出现的。眼下，我只是个高中生，正在寻找能带我远走高飞的翅膀。

十六岁，我当了两个月的侍应生，在纽约州北部的夏令营里。十七岁的暑假，我在舅舅舅的工具店里帮工，那是在新泽西州的韦斯特菲尔德。那些活儿都差不多，只需体力，无须动脑。你要说端盘子刷碗没有组装空调、从四十英尺高的拖车上卸载冰箱有趣，我也不会和你争。这不是“苹果还是橘子”之类的问题，而是两个苹果，连绿色的光泽都一模一样。尽管这种零工傻乎乎的，可不知怎的，我觉得这两份工极其让我满意。能看到太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各种离奇古怪的事儿，还有很多新思想供我在苦差之余吸收，我从不觉得自己是为一张薪水支票打发时间。钱是很重要，但工作不只是为了钱。工作是为了明白我是谁、而

我又是如何适应社会的。

夏令营里的同事都是十六七岁的高中生，但到厨房帮工却像迈进十足迥异的另一个宇宙。落魄潦倒的穷光蛋，鲍威利酒鬼^①，这些劣迹斑斑或有前科的男人都是夏令营老板从纽约大街上招拢来干这份低薪工作的，诱惑点在于——免费享受两个月的新鲜空气，外加包吃包住。大多数人都干不长。他们会突然消失，溜达着回城里去，连声再见都懒得说。一两天后，失踪者的空缺就会被另一个迷失的灵魂填上，而新来的这位也坚持不了几天。我记得，有个洗碗工叫弗兰克，面目狰狞，阴沉乖戾，是个严重的酗酒狂。不晓得怎么搞的，我们成了朋友，晚上下班后，我们会时不时一起坐在厨房后的门阶上聊天。其实，弗兰克颇有学识，读过很多书。他以前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是个保险经纪人，一直是个生活无忧、诚实纳税的一等公民，直到沾上了酒瘾。我清楚地记得，自己不敢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有天晚上他还是说了，把一个原本肯定很复杂的故事用干巴巴的寥寥数语勾勒出来。就在十六个月里，他说，对他有意义的每一个人都死了。说这话时，他的态度颇显超脱，仿佛在说什么别的人，即便如此，我仍能品出他的语气里的苦涩。先是父母，再是

① 鲍威利是美国纽约城曼哈顿南部的一个区，因酒吧、罪犯行为和流浪汉而恶名远扬。

妻子，接着是两个孩子。疾病，事故，然后是葬礼，等他们都走了，他的五脏六腑也仿佛瓦解粉碎。“我只是放弃了，”他说，“什么事我都不在乎了，所以就成了酒鬼。”

次年在韦斯特菲尔德，我又认识了几个无法忘却的人。比方说，记账人卡门，块头惊人，俏皮话说不完，直到今天她仍是我见过的唯一长胡子的女人（她当真不得不剃须）。还有乔·曼斯菲尔德，患有两侧睾丸疝气的助理修理员，开一辆超级老爷克莱斯勒，里程表就用坏了三次，至今开了三万六千英里。乔要供两个女儿上大学，白天在工具店打工，还在一家大面包房当监工，每晚工作八小时，得靠在大桶大桶的生面团旁看漫画书才不会睡着。他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彻底精疲力竭的人——同样，也是精力最充沛的人之一。他的日子靠抽薄荷烟、一天灌进十二到十六杯橘子苏打水顶着，我从没见过他往嘴里塞过一口食物，一次也没有。他说，他要是吃午餐，就会累得不行，犯困，直到虚脱。疝气是前些年事，当时他和两个伙计正在把一只大得吓人的冰箱扛上窄小的阶梯。那两人没抓牢，所有重量都落在乔一人身上，他用上了吃奶的劲、不让几百磅的铁家伙把自个儿压扁，就在那当口，他的睾丸迸出了阴囊。他说，先是一只，然后另一只也跳上去了。噗……噗。照理说，他不该再干重活了，可每次有重型工具要运送，他准保站出来助我们一臂之力——只为